

中国电影剧本选集

中国电影剧本选集

12

 电影出版社 一九八六·北京

责任编辑：陈凯燕 张 翎

中 国 电 影 剧 本 选 集 (十二)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编 辑 出 版

北 京 印 刷 二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开 本：850×1168 毫 米 1/32 印 张：22 $\frac{1}{2}$ 插 页：5 字 数：581,000

1986年8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其中平装本3,000册)

统一书号：10061·470

定价：(纸精) 4.60 元

目 次

今夜星光灿烂·····	白桦(1)
巴山夜雨·····	叶楠(67)
天云山传奇·····	鲁彦周(129)
沙鸥·····	张暖忻 李陀(221)
乡情·····	王一民(281)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张弦(335)
西安事变·····	郑重 成荫(383)
子夜·····	原著茅盾 改编桑弧(487)
邻居·····	马林 达江复 朱枚(581)
阿Q正传·····	原著鲁迅 改编陈白尘(645)

今夜星光灿烂

白桦

（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本剧本于1980年4月摄成影片）

静静的天安门广场之夜，雨后初晴，积着水的地面上反射着灯光和星光。

我们慢慢向人民烈士纪念碑走去，突然仰望星空，灿烂星空，无数颗星星闪烁着奇异的光彩。

交响乐队轻轻奏出将要贯串全剧的、充满希望和幻想的主旋律……

一望无际的成熟的谷地，谷穗在星光照耀下微微晃动着……

璀璨的星空在树林梢头缓缓旋转起来，又缓缓止住……

海水在星光下荡漾着，无边的、墨黑的海水……

我们象在往星空飞去，星星越来越亮、越来越密集……

片名：《今夜星光灿烂》从银河中飞出来。

越来越猛烈的炮声中，硝烟越来越浓重，一颗一颗地鲸吞着空中的繁星，一直到完全吞没……

字幕：1948年11月25日，淮海战场。

冬日黎明的战场，浍河两岸。在我军临时构筑的阵地前，一排排的炮弹在爆炸，升起十几丈高的烟柱，成吨的泥土飞上天空又落下来，拍打着地面。

战士们在简单的掩体和交通壕里，一动也不动地瞄射着前方，满身都是泥土。

一个十七岁的农村姑娘，在一条伸向远方的弯曲小路上走着，她用蓝布头巾包着头，又粗又长的辫子在胸前摆动着，她那

冻得发红的手抓着肩上的麻绳，麻绳捆着用草席卷着的小行李卷，肥大的破棉袄裹着一个瘦小的身躯。俊美的脸，小嘴狠咬着蓝布头巾的角，忐忑不安的大眼睛环顾着炮声隆隆、烟雾弥漫的大地。

她走进一座荒无人烟的村庄，在一间上着铁锁的草屋前站住了，从怀里摸出一把钥匙。她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凝视着那扇破旧的木板门。

门上的铁锁忽然消失了。

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兴高采烈地奔来，两只手抓着两只野兔，他用肩膀、用脚、用头敲着门。

辫子根上还插着一朵小花的姑娘打开门，男孩提着野兔的耳朵，举过了头顶，他由衷地欢快地笑着，笑得那么畅快，那么甜！

姐姐也笑了，她身后出现的苍老瘦削的爹爹也笑了，但他们的笑容只是一刹那间就止住了，姑娘的笑容变成了惊骇。

弟弟身后出现了一个骑骡子提猎枪的财主，老财主的皮袍子的下摆掖在腰间，他跳下骡子，狞笑着向男孩伸出手。

弟弟转过身来，把野兔藏在背后，怒目而视。

爹的嘴唇抖动着要说点什么，还没来得及——财主劈胸抓过男孩，脚手一起使劲，把男孩推了一丈多远，男孩的头撞在一块大石头上。

一对野兔逃跑了，财主跳上骡子向野兔追去……

爹和姐姐扑向男孩，摇着男孩无声地号哭着……

姑娘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凝视着自己的、锁着的家门。

十块银元放在红漆写字台上，一双焦黄的手拉开抽屉，收了银元，把一张诉状递给以泪洗面的父女。

姑娘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凝视着自己的、锁着的家门。

诉状。在伪乡公所的门前，一个瘦得象鬼怪似的乡丁倒看着诉状，一条腿不停地抖着，用那双可怕的烂眼睛看了看这一对父女，把诉状掷向他们，姑娘在地上拾起诉状……

姑娘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凝视着自己的、锁着的家门。

诉状。伪县地方法院的门前，一个面目狰狞的法警站在小窗口旁边。

一个毛笔夹在耳朵上，长着老鼠胡子的录事伸出笑得使人恶心的脸，用手指把诉状弹出窗口……

姑娘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凝视着自己的、锁着的家门。

诉状。省高等法院，一对石狮子。一对肥胖的法警站在小窗口两边。

父女俩把诉状递过去，小窗口“啪”一声关上了。

姑娘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凝视着自己的、锁着的家门。

诉状。南京伪总统府高大的门楼，落叶纷飞。父女俩向戴着钢盔的一排宪兵递交诉状，宪兵们象是些泥塑的金刚，好象没有看见似的。

一个穿着马靴的国民党军官接了诉状。

姑娘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凝视着自己的、锁着的家门。

大雪纷飞，父女俩相依着站在伪总统府门外，宪兵们纹丝不动地站着，身上落满了雪……

一个军官走出来向他们挥着拳头。

姑娘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凝视着自己的、锁着的家门。

南京街道上的法国梧桐树上又冒出了新芽，父女俩捧着碗在街头乞讨。爹已经苍老得多了，不停地咳嗽着，姑娘羞怯地向人举着碗……

大片大片的梧桐叶飘落下来。

父女俩又站在宪兵们的前面。

国民党机械化步兵的十轮卡车和炮车一辆接一辆地在总统府前驰过。

一个国民党军官挥动着诉状，瞪着凶神似的眼睛向父女二人吼叫着。

老头儿呆住了。

诉状被掷在老头儿的脸上。

天旋地转，兵车、炮车和梧桐叶在头顶上旋转起来……

姑娘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凝视着自己的、锁着的家门。

一张已经揉破了的诉状用石子压着，平铺在人行道上。

老头儿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姑娘跪在爹爹的尸体前，没有泪，呆痴地看着地……

破碗里发出响声，不时有一枚小铜板落进碗里。

穿着各种不同鞋子的脚在姑娘眼前走过。

姑娘那双凝视着的眼睛流下了两串泪珠，她转过身，向着她走来的小路那边双膝跪下，呜咽地说：

“爹！俺一个人回到家了……”

“嘶——将！”一颗重迫击炮弹落在村子里，只是一瞬间，当姑娘抬起头来的时候，村子燃烧了，她家的房顶炽烈地燃烧着，

姑娘惊骇地站起来，钥匙从手里落在地上。

姑娘象孤魂野鬼似的在烟雾弥漫的淮海战场上无目的地走着。

浍河边一棵没有叶子的弯弯树站在姑娘面前，姑娘呆住了，她慢慢地移动着脚步，她把行李卷放在地上，解开麻绳。

姑娘提着麻绳，黑宝石般的眼睛仰望树梢……

一望无际的淮北平原，一个小小的人儿站在一棵孤独的弯弯树下……

一个年轻的解放军电话员，专心致志地在田野里收着线，一高一低地走着。

当他一抬头，他被眼前的情景惊住了，立即扔了线拐子，飞奔而去……

一双飞快奔跑的脚踏着荒芜的土地……

交通壕里。

年轻的新任连长何战云和指导员陶俊生并肩走着。

战士们还在修整着自己的掩体。

陶俊生有一个温和的圆脸，中等身材，他向何战云说：

“咱们连的情况很单纯，只要有仗打，四个排的思想工作很好做，就是连部有几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有点……”

何战云个头儿比较高，步子沉着、表情严肃。他说：

“我就不信，把这帮年轻人交给我……”

“那太好了！”指导员狡黠地斜眼看看何战云。

文书小邱在一个掩体里用笔统计着什么。

陶俊生介绍地说：

“小邱，文书，从南京逃出来的高中生，十八岁，诗人……”

“指导员！”小邱不好意思地用手推推自己的眼镜。

何战云默默地注视着小邱，小邱稍稍歪戴军帽，洋学生的长

头发从帽子里露出来，一脸稚气。

陶俊生和何战云继续往前走，小邱跟在他们的身后。

卫生员小孙正在给一个负轻伤的战士包扎手上的伤口。

陶俊生介绍说：

“卫生员小孙，也是个十八岁。”

何战云默默地注视着小孙：乍一看，小孙给人一个女孩子的错觉，有些害羞，很文静，棉军装比别人都干净，颜色洗刷得浅淡一些。

何战云向他伸出手，小孙把纤细的手平平地伸给何战云。

陶俊生、何战云、小邱、小孙走进连部掩蔽部。正在小声拔号音的小段把号从嘴上拿下来。

陶俊生说：

“小段，又是个十八岁。”

一阵麻雀的叫声，通讯员连滚带爬地跑进来，一个屁股蹲儿坐在地上，麻雀在掩蔽部里飞鸣着，小郭旁若无人地追捕着，小段也加入了这个追逐战，终于被小郭用军帽扣住了，这时，小郭才发现陶俊生和一个陌生人，他连忙把麻雀塞进皮带上挂着的、有网袋的搪瓷缸里，向指导员敬个礼，脸红红地站在一边。

陶俊生说：

“通讯员小郭，还是个十八岁。”

“指导员！”小郭一本正经地报告说，“现在几点？”

陶俊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挂表来，小郭大惊说：

“这不是连长的吗？”

陶俊生默默点点头。

小孙紧张地大睁着眼睛把惊骇的目光投向陶俊生。

陶俊生没有说话，只听见挂表“嗒嗒”的响声。

小郭用袖子捂住了眼睛。

小段对何战云说：

“怕再也找不到这样好的连长了，他领着我们尽打胜仗……”

昨天他身上负了五处伤……”

小段擦了擦号嘴，轻轻地吹了一句休息号。

陶俊生问：

“你这是……？”

小段低着头没回答，小邱回答说：

“这是休息号，我理解这是说：安息吧！连长！……”

何战云说：

“要是我，倒希望你为我吹个冲锋号，连长不在了。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并没有结束……”

小邱掏出小本来用钢笔记录着。

小郭冒失地问何战云：

“你是谁？”

何战云看看他没有回答。

陶俊生把手里的挂表交给何战云，陶俊生说：

“这是我们纵队陈司令员的警卫员，何战云同志……”

何战云上足了挂表的弦，把挂表装进自己的上衣袋里，充满自信地说：

“从现在起，我就是这个连的连长了！”

掩蔽部口上的光亮忽然被遮住了，电话员小于手里提着个线拐子，背上背着个姑娘走进来，他把姑娘放在地上，很多好奇的战士跟着小于走进掩蔽部，把掩蔽部挤得满满的，其中有扛着长铲子的炊事班老班长。

何战云和大家都诧异地注视着小于。

小于结结巴巴地说：

“收线……在浍河边……她寻短见……”说着把一根别在皮带上的麻绳扔在地上。

昏沉沉的姑娘渐渐睁开了眼睛，她惊骇地看着这些兵，在这些入中间认出了小于，她站起来突然跪在小于面前：

“俺……谢谢你！”

小于吓了一跳……

老班长扶起姑娘，姑娘忽然又埋怨地对小于说：

“可你……为啥又把俺背回这个地狱里来呢？”她飞速地环视着这些军人，仇恨地哭泣着：“你们就是这个地狱里的牛头马面，夜叉无常？”她的眼前闪现出她见过的那些乡丁、法警、录事、宪兵、军官的可怕形象，她失常地、恐怖地大叫着：“你们把俺害得还不够吗？还要俺活受罪！你们看着痛快！高兴？！”

小邱在何战云身后小声说：

“精神分裂症。”

小郭在小于耳边小声说：

“你怎么背了个疯子来呢？”

小邱又对小孙说：

“拿药，镇静剂！”

“不！”何战云注视着姑娘说：“她很正常，拿点水来！”

小孙把水壶递给何战云。

“小大姐！”何战云把水壶递给姑娘，姑娘一抬手，把水壶击落在地上。

小郭伸了伸舌头。

何战云再次向姑娘靠近，小郭连忙扯住他的衣服，何战云打掉他的手。何战云问姑娘：

“小大姐！你知道我们是啥队伍吗？”

姑娘忿怒地说：

“不管啥队伍，都是衙门的看门狗！哪种队伍的打俺都挨过，哪个衙门的气俺都受过，俺不怕了，大不了是个死！死——俺求之不得！死后就是有地狱，也比这人间地狱亮堂得多，公平得多！”

小邱用小本记录着。

小孙从医药箱里摸出一片药片走近姑娘，把药片伸在姑娘眼前。

姑娘出人意料地给了小孙一个响亮的耳光，但她又被自己的举动吓住了，退了一步，呼喊地说：

“你们不是有枪吗！把俺毙了，免得俺自己去寻死！”

小孙惊愕地捂住自己的脸。

小郭“啊”地叫了一声。

小段扯了扯小孙的袖子。

小孙脸上冒着汗，狼狈不堪地在衣服上搓着双手。

陶俊生走近姑娘，温和地说：

“小大姐，你见过这样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队伍吗？”

姑娘这才愣住了，慢慢重新一个一个地观察着每一个人，一个个善良的人，小郭还捧着他那茶缸里的小麻雀。

姑娘迷惘地问：

“那……你们……是些啥人呢？”

何战云说：

“我在家是个挖煤的工人。”

小郭说：

“我在家给财主放羊。”

小孙摸着被打的脸。陶俊生说：

“就说我们这个小孙吧，从小妈死的早，身子骨弱，卖都卖不出去，他爹把他男扮女装卖给老财当丫头，后来他的家乡解放了，他才参加了解放军……”

姑娘听见了一个新奇的名字：

“解放军……”

何战云诚恳地说：

“对！我们是穷人的队伍，共产党的队伍，专门消灭乡丁、团防、巡警队、宪兵团、中央军！”

陶俊生热情地补充着：

“我们的任务是推翻压迫老百姓的各种衙门！”

何战云说：

“建立一个穷苦人掌权的国家。”

姑娘完全搞糊涂了：

“劳苦……人民……”

何战云把望远镜交给姑娘：

“小大姐，看！我们面前就是中央军，我们一下子包围了十二万国民党军队——黄维兵团。”

姑娘在望远镜里看到国民党的战车和奔跑着的敌军步兵，一张张恐惧而又凶狠的面目清晰得就象在面前一样，吓得她连忙捂住望远镜。她又一次回头逐一看着掩蔽部里的这些军人，一些和颜悦色的兵，她露出歉意和不安的神情。

何战云笑着说：

“小大姐，你是哪儿的人呀？”

姑娘把望远镜交还给何战云：

“俺家就住在范庄……”她从怀里掏出那张揉破了的诉状。

何战云接过诉状。

战场上的交通壕象蛛网一样。

我军战士把枪搁在胸墙上，眼睛注视着包围圈里的敌人。

一双双聚集着仇恨的眼睛，一只只黑黝黝的枪口……

掩蔽部里。何战云、陶俊生和战士们的眼睛象交通壕里那些战士们的眼睛一样，也聚集着仇恨。

姑娘诉说着：

“……俺的亲人没了，家没了，连一丁点儿盼头……也没了……”

何战云把状子和绳子交给小大姐：

“状子留着，等你们这儿有了人民政府，递上去，一告就准！绳子也留着，不是留着吊你自己，留着活捉蒋介石！”

交响乐队那充满希望和幻想的主旋律悄悄地涌现了。姑娘轻声说：

“这么说，俺还有盼头？”

何战云说：

“当然！”

姑娘问：

“快吗？”

何战云说：

“那就要看眼前淮海战役这一仗打得怎么样了！”

姑娘走向小孙：

“你……打俺吧，狠打，使劲打！”

小孙连连摇头，羞得满面绯红。

姑娘内疚地举起自己的巴掌狠狠打了自己一巴掌，老班长一把抓住她的手，说：

“孩子！咱们这些穷人挨人家的打还少吗？还要自己打自己！”

姑娘说：

“大爷！俺把恩人当成仇人……”她走向小于：“大哥！不是你救了俺，俺咋知道世上有这么好的队伍，将来还要有劳苦人的国家，还要有自己的衙门……大哥，除了俺爹娘，只有你……抱过俺、背过俺，你也是个苦人，你……你就娶了俺吧！”

“啊！”小于吓了一跳。

小孙愕然，小郭“扑哧”一声笑了；小段伸了伸舌头；小邱咬住了钢笔帽。

陶俊生对姑娘说：

“小大姐！我们的战士无论谁遇上你都会救你，我们只为人民报仇，不要人民报恩。”

“再说……”何战云选择着字句说：“共产党……对婚姻嫁娶是要讲互相了解，两相情愿的……”